关于<论实验者偏见>的致歉

□ 文：1次方

成稿作于2019年2月3日

我知道这个错误是不可原谅的。当然，我也没有期待本声明能达到求得诸位原谅的效果。但是我仍然选择在此时发表这篇致歉词，这是出于另外的理由。遗憾的是，我不能在此将这个理由透露给诸位。并且，我拒绝为这件事解释或者道歉，一个已经被公认为恶贯满盈的人并不会在乎在其履历中再添上这微不足道的一笔。通常来说，一个试图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辩解的说谎者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声明其做法的非特称性，即解释在自己当时所处的环境和境遇下，其行为是相当多正常人都会做出的无奈选择；要么是声明其做法的非恶意性，即这种做法本有一个好的初衷，只是出于巧合而导致了误会。此篇声明不符合上述规律：我的行为是特称的，也是恶意的。我没有期待谅解，这更像是一个刽子手处刑后对犯人的道歉。

今天在场的诸位都是心理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想必已经对我的《论实验者偏见》（后文简称《论》）一文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中已被公开的部分了然于胸。但我必须指出，你们所知的那段历史与实际的故事相去甚远，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真实的成分。在我为我的行为做出解释之前，请允许我以一个当事人的视角阐述一下那次实验和这篇论文的整个前因后果。

如诸位所知，弗兰克教授这个实验的原始观点来自于一个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中叶的观念：任何以检验一个命题或解答一个问题为目的的实验所得到的结果都不是充分客观的，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实验者在进行实验前对实验结果的期望的影响。这种作用在实验结果需要人工读取判断的非自然科学实验中相当明显，而在在座诸位所熟悉的心理学领域中尤甚。

在这个观点被提出的前几十年内，学界普遍认为，这种现象的成因是实验者的大脑不受主观控制地在操作过程中，或读取结果时戴上有色眼镜，其实质属于“偶然误差”。因为这种认识，人们普遍认为采用双盲实验方法或其各种变式即可以充分排除这种效应的作用。

在《论》一文中，就弗兰克教授的结论与上述论断的冲突之处，我写道：

“弗兰克教授的研究完全否定了这一观点。在这个以多名极具威望的诺奖得主作为受试者，实验过程完全受控、透明，且每一步都受到国际心理学会议严格讨论监督的研究后，我们确切无疑地知道，实验者偏见效应的成因远比我们想像的复杂许多。无论‘实验者’是否亲自参与实验，甚至无论‘实验者’是否知晓实验的进展，其对结果的主观期望对于其决定实行的这项实验的结果都有影响。

“限于我们今日对世界的认知水平，我们能给出的唯一合理的推断是这种影响通过某种未知的机制作用于世界的量子层面。但这个结果与现今量子物理学界的主流看法不相容。后者认为，波函数的状态和概率密度分布决定于其自身的性质，而观测者观测波函数的行为仅仅是一个触发器，只使得波函数在先前决定的概率分布中坍缩至一个点，而各种坍缩结果的出现概率与观测这个行为的主体和方式无关。

这是否足以说明这个实验的结果不可靠呢？换言之，是否存在另一种量子力学的理论体系，可以从科学的角度出发解释这个实验结果呢？出乎意料的是，答案是肯定的。在仔细检阅过整个量子力学发展史后，我发现了荣格和他在1930年代提出的‘共时性原理’。荣格对于量子世界的解释与弗兰克教授的实验结果基本一致。

“共时性原理最初应用于解释下述现实生活中的一种直觉性的感受：在我们个人的观察视角中，我们总是感觉小概率巧合出现在我们身边的几率大大高于理论值。此前的保守解释认为这是一种单纯的心理学作用，是因为：一方面我们只会对已发生的巧合感兴趣，故而我们所注意到的巧合远多于没有发生的巧合；另一方面人们总是大大低估“是否出现小概率事件”这一概率检测在日常生活中的密度。

“荣格不这么认为，他指出，观测者观测一个波函数时，如果观察者对事件的结果有偏向，其观察时就会采用某种特定的观察方式，而此种‘方式’对观测结果有影响。用量子力学的术语来表述这个理论，即波函数必须坍缩至观测者选择观测的变量的一个本征值上，从而观测者可以通过选择观测不同的变量来改变波函数可能的状态。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将自身对观察结果的偏向反映至观测方式的能力不一定是主观驱动的，而可能是潜移默化的。至于这种潜意识下的能力是怎么形成的，考虑到有此种特性的个体具有显著的生存优势，最合理的解释是进化论。

“这一理论有一个容易发现的显著困难：我们知道世界上的观察者远不止我们自身，而不同的观察者可能对事件的结果怀有不同倾向。那么当多个观察者对同一事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观测时，上述理论似乎会导致矛盾。对此荣格的解释是平行世界理论：当世界上的任一观察者率先观察某一事件，且怀有某种观测倾向时，其所属的世界就已与他观测此事件之前的世界所分离，成为不同的平行世界。因而根据此理论，我们此刻所身处的世界完全是我们本人观察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我（或此时正在读这篇文章的读者你）周围的一切皆由自己所塑造。“

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早已读过了上面这段文字不止一次。我承认，这篇文章的掩饰做得并不够好，作为一篇试图质疑我们对世界基本认知方式的文章，它的论据和论证都不足够饱满，如果不是有弗兰克教授那个颠覆性的实验结果，我相信在场诸位甚至不会把它看作一篇严肃的科学论文。但是，此文发表后，确实对学界产生了轰动性的影响。近三年来关于荣格和共时性原理的研究论文数量猛增可为实证。截止到我走上这个演讲台前，学界总体上对这篇文章的结论表示高度认可。

此刻，我可以坦诚地告诉大家，共时性原理这一学说在对这个实验结果的若干种解释方法中并没有优势。相较于另几位优秀同行的观点，此文仅仅因为弗兰克教授本人的青睐就得到特别的关注是不公平的。但是诸位也大可不必沮丧，因为这一结果早就是预先设定的。事实上，《论》一文其实才是弗兰克教授实验的主体部分，一个以全心理学界和所有人类为实验对象的实验。

在实验按照计划开展后不久，我们就意识到原计划中的实验在今天22世纪这个信息时代已经不可能实践。如果用诸位所知的那种实验方法来研究这个问题，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我们已经永远错过了得到理想实验环境的机会。但是，出于这个问题非比寻常的重要性，我们决定更改实验计划，进行一次元层面的实验。

在座诸位所知的那个弗兰克教授的研究的结果是不可信的。其中诸多环节都远未做到理想，实验报告中的宣誓和声明都并非真实。这个实验的真正关键恰恰是我的《论》一文，我在离开实验组后以独立身份发表此文，弗兰克教授公开对其表示认可，然后以整个学界的反应作为被试。

我对我为之奉献一生的心理学界有充分的信任。我认为这个实验和《论》一文中的漏洞应该是明显而易察觉的。仅就实验条件的过度理想化这一点而言，我在私下与弗兰克教授讨论时认为它应该在论文审查时就被质疑。然而事实不是如此。

除去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果，还有一个额外的理由使我相信这一结论。之所以我所身处的世界具有此种强共时性，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我本人在接触这些理论之前就持有此种激进的量子力学解读立场。换言之，根据共时性原理，我相信共时性原理很可能是我身处的世界中共时性原理为真的原因，我相信共时性原理和共时性原理为真自洽。

现在，我认为是时候宣布这次实验结束了。再次诚挚地向在座每一位我的同事表示歉意，你们都是为真理而奉献的勇士。谢谢大家。

（全文完，正文共2895字）

Reference: 关于共时性原理及现实中的有关研究，请参阅：

Wikipedia：Synchronicity条目的法语版本，Carl Gustav Jung条目的法语或西班牙语版本

斯坦福哲学百科Carl Gustav Jung相关条目

文中“作者”和“弗兰克教授”及其所有研究均系本人杜撰。